

戰後日本婦女教育的發展

楊碧雲

日本婦女在戰前的法律上，其教育權並未受到應有的保障，原則上婦女是不能上大學的。戰後在男女共學的制度下，取消了此種差別待遇。傳統上日本女性在結婚之後，只要能夠把家庭照顧好就行，並不需要太高的學歷。受到這種傳統陋習的影響，至今，日本仍然有一些父母認為女兒祇要高中或短期大學畢業就行，缺乏送女兒上大學以上深造的觀念。由於受到此等「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日本成年女性的學歷，比起成年男性要來的低。一般而言，社會上對女性求知的重視程度也不如男性，即使在企業的內部教育上也總以男性為終身僱用者作藉口，對女性的教育訓練不夠重視。甚至於女性自身由於育兒家務的繁身，對自己的再教育也不覺得迫切需要。為了彌補女性在教育機會上的不公平，日本政府在推行社會教育之時，於是特別重視成人女性的學習，提供日本婦女更多的學習機會，幫助日本婦女在離開學校之後，仍有自我成長的機會。

嚴格來講，婦女教育在社會教育中，乃是指以成人女性為對象的再教育工作。對於尚在學校教育期的女子教育，是不能稱之為婦女教育。反之，學校教育以外，以成年女性為對象的社會教育，方可稱之為婦女教育。婦女教育推行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要促進婦女的實質與能力的向上發展。日本文部省（教育部）和各地方自治體在婦女教育施政上，率皆透過整體性的規劃，編列可觀的婦女教育預算，設立可供婦女交流和學習的「婦人會館」，開辦「婦人學級」、「家庭教育學級」，提供日本婦女多樣化的學習機會和各種學習情報的服務，目前已有明顯而且具體可見的成效。

戰前日本的社會教育雖已有所發展，就其內容而言，也只不過是政治下的產物而已。即使戰時所紛紛成立的婦女團體，充其量也不過是配合戰時國家體制的需要罷了。當時的婦女學習活動僅局限於遵守婦道與保護的教條，因此祇有集體觀念，缺乏自我存在的意識。所以戰時的日本社會教育對其民衆而言，

是「教化」而不是「學習」。戰後接受美式教育的洗禮，遂由軍國主義國家變為民主國家。其社會教育也由戰前發揮傳達政令、動員國民的功能，轉變為戰後推展民主主義的動力。四十年來日本婦女在民主教育的薰陶下，有了顯著的改變；從「家庭就是人生的全部」的角色，轉變到獻身於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和爭取兩性平等的角色。因此，本文擬從戰後日本婦女教育的歷史變遷，來探討日本婦女教育實施的內容和意義。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下列五個時期：

一、黎明期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最早展開的婦女教育是開辦「母親學級」，其宗旨為傳統婦德的涵養，因此仍未脫離戰前「賢妻良母」型教的窠臼。其後，美軍佔領期（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二年）在民間情報教育局的勸導下，將以一般婦女為對象的「母親學級」改為一般成人為對象的「社會學級」。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各地實施的社會學級的教育內容：(1)關於家庭生活者，有家庭教育、家庭醫學、家庭科學化、居住環境的改善、為人母之道等。(2)關於社會生活者，有新的社交方法、男女交際、新社會道德、公共衛生等。(3)關於一般教育者，有鄉土史、兒童心理、性教育、新教育解說、宗教、文學等。(4)關於民主生活者，有憲法、民主主義、議會政治、民法、勞動基準法、選舉和政治、税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際情勢、國內情勢解說等。這些課程的設計由於不分性別，故除了幫助婦女從事家事改善之外，也教導婦女認識新憲法。換言之，當時的日本婦女由東方道德式的學習，轉變為美式的知識性學習。一九四六年日本婦女獲得參政權，造成了日本婦女政治意識的萌芽。一九四〇年代後半也是戰後日本婦女團體的形成期。此時期以婦女團體為中心的學習活動，很迅速地普及全國。當時日本婦女團體的主要學習內容是「婦女的修養、向上和啓蒙」討論的中心議題不外是「民主主義」、「新憲法和民法」、「男女同

權」等，由於當時仍屬美軍佔領期，美軍管理當局常在駐在地的婦女會和家長會演講，除了灌輸民主主義之外，並且獎勵婦女團體的成立，指導其訂立會章、開會的方法等等。這時期所成立的婦女團體有「日本婦人有權者同盟」、「婦人民主俱樂部」、「大學婦人協會」、「主婦聯合會」等。其中「日本婦人有權者同盟」的活動據點是婦選會館（常辦政治、外交、經濟講座）、「主婦聯合會」的活動據點是主婦會館（常辦消費者教育講座）。這些戰後早期成立的婦女團體發揮了帶動日本婦女政治、社會參與的功能，至今為日本婦女地位的提昇，仍然奮戰不懈。

一九四九年日本政府頒布「社會教育法」，促進日本社會教育行政的體系化。因此一九四〇年代後半可說是日本戰後婦女教育發展的黎明期，亦可稱之為美式民主教育的學習期。

二、創成期

一九五二年日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婦女教育指導者會議」。除了交換全國各地的婦女教育情報之外，並且基於「婦人學級」是「社會學級」之一環的認識，當由國家的社會教育預算中增列婦女教育預算，並且建議文部省設立婦女教育的專責機構，以幫助婦女教育的有效推展，同時指出婦女學習方法應由團體中心的講課方式，改變為小集團的討論座談方式。二年之後，文部省開辦「實驗社會學級」，用以提高婦女的思考能力、說話能力和寫作能力，同時也採用了小集團的方式來教學。進而更以實驗社會學級的實施成果，委託各地方自治體開設以婦女為對象的「婦人學級」。此外，文部省還擬定「適應生活的教育振興」方案，在這個時期婦女教育的學習內容傾向於適應生活的學習。其所展開的具體活動則是推展新生活運動，對於家庭生活的合理化，減少家庭浪費、改善爐竈、回收廢品、打招呼方法等日常的灑掃應對、婚喪喜慶的禮節實施再教育。

一九五一年，當時的婦女團體數相當可觀，共有一萬五千個，會員人數高達六千五百萬人。就一九五〇年代整體而言，婦女學習的內容已由跟實際生活

脫節的民主化學習，漸次轉變為以家庭主婦為中心的生活課題學習，而其學習方式也從團體中心的大班制演變為小集團小班制的學習方式。尤其是一九五八年通過了「社會教育法」的修正案；其中以「社會教育主事」（社會教育專業人員的名稱）的編制，社會教育關係團體（婦女團體等）的補助，以及公民館（地區的社教館）的設立基準辦法等，對日本社會教育行政體制的更替完備。因此，一九五〇年代可說是日本婦女教育發展創成期，亦說是新生活運動的學習期。

三、起飛期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進入經濟的高度成長期，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家庭的消費構造生活方式也因之改變。由於就業婦女的顯著增加，平均壽命的延長、出生率的降低、小家庭化、中高年齡期的延長、育兒期的短縮、日本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也產生顯著的變化。在此時期日本婦女教育在學習內容的充實、學習機會的擴大、學習方法、型態的多樣化，都有顯著的發展。一九六〇年日本文部省對於婦女教育預算也作了大幅度的調整，當時從年預算七百萬調高十四倍，增為一億日元。其經費除了用在增設「婦人學級」之外，並從事婦女研究調查工作、補助婦女教育者的國內研修和海外派遣考察，以及婦女團體的育成、家庭教育團體的補助等。具體來說，婦人學級由一九五九年的二四五學級，一年內增加為一四一三學級，人數從五萬一千人增加為十六萬四千人。並且於一九六二年增設「家庭教學級」。此時期的婦人學級在學習內容上，也有大幅度的擴充：(1)有關一般教養的學習，如市民教育兒童教育、社會道德、藝術教育等。(2)與生活有關的學習，如生活的合理化、家庭經營、保健衛生、衣食住行的改善等。(3)有關職業生活的學習，職業研究、生產技術、農業經營、商店經營、家庭副業研究等。除此之外，尚強調消費者教育、公害問題、青少年健全養育等問題的學習。再者，婦女的就業需求率增高，因此學習內容又增加就業能力開發的課程。以上廣泛的學習範圍，即是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家庭有學級的設立目的，是要讓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共同來分擔家庭的事

務與責任，因此也鼓勵父親、祖父母的參與。其學習內容則偏向兒童的照顧和養育。

一九六一年文部省社會教育局，增設「婦人教育課」，掌管日本全國婦女教育工作。一九六五年日本婦人會館共有五十一館，其中私立婦人會館佔有三十六館，而公立婦人會館卻僅有十五館。因此在一九六八年全國婦女教育研究會上，曾指出公立婦女教育專門設施的設置的必要性。其後，紛紛地在全國各地設置婦人會館，十年之後增為一百館，二十年後則多達一九五館，婦人會館遂漸成為推展婦女教育的大本營。一九六〇年代日本婦女隨著學習需求的提高，成人女性的學習活動，不再局限於婦人學級的參加，逐漸擴展到利用學校的函授教育，社會通信教育以及電視，收音機等媒體做學習活動。此時期由於婦女教育預算有大幅度的增加以及婦女教育的專責機構的成立，所以可說是婦女教育發展的起飛期，亦可說是適應社會變化學習期。

四、擴充期

一九七〇年代前半，婦女教育施策多屬推行一九七一年四月召開的社會教育審議會議題的成效。此時期的社會教育為了配合人生各個時期，對婦女生活的周期變化、家庭生活的變化等，除了重視「有關家庭生活的學習」「成為聰明的消費者的學習」，「對於相關的職業學習」等之外，「今後婦女對於社區連帶意識形成之志願服務的活動展開」也日漸受重視。日本文部省也為此擬定「志願服務活動促進方案」，並委託十二個縣市的教育委員會辦理。並極力揭揚志願服務活動的教育意義，稱「志願服務活動的實踐，不僅可以幫助別人，而且能夠服務活動，以提高人生的境界。並有助於自我成長、啟發、又能促進能力開發和活用的機會」。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由於引進生涯學習的教育理念，民間興辦教育文化產業，蔚為風氣。日本各大新聞報社、百貨公司、電視台、銀行等企業都相繼推出文化學習中心，其中以「朝日新聞」報社，於一九七四年開設的「朝日文化中心」規模最大。以彈性化時間、多樣化課程，來迎合大眾的學習意願。根據該中心的統計指出，婦女學習者佔有八成，而家庭主婦又

佔婦女參加者的六成。一九七五年度公家辦的婦女學級開設數約為三萬一千個，參加人數約有一六二萬人。在這個時期，最值一提的是婦女會館的數目增加，已達一百館（私立五十館、公立五十館），並且在婦女教育設施中增設了諮詢項目，如有志願服務的諮詢，提供諸如「婦女在社會到底能夠貢獻什麼」等諮詢服務。一九七七年七月，日本為了國際交流，教育情報的提供，婦女教育指導者研修，以及婦女教育的調查研究等，又設置了佔地十四萬平方公尺，建築全面積二萬八千平方公尺的國立婦人會館，其規模之宏大，設備之完善「包括圖書室、住宿、大型會議室等」，皆令參觀者讚歎不已。其結果則是刺激全國各地婦人會館的改建增設，並充實各項最新穎的硬體設備。

一九七五年的國際婦女年，是日本婦女教育发展的重要轉捩點。婦女的自立（指經濟上、精神上、生活上的三大自立）、社會參與與國際協力活動都成為重要學習課題。日本於一九七七年實於「國內行動計畫」的婦女政策，亦是基於男女平等理念的完全實現，因此婦女問題解決的學習，成為新的學習內容。在一九七八年度，東京都實施的婦人學級中，有關「婦女問題、女性史」內容的學習，則佔了全部學級的百分之五，可見促使女性意識覺醒的教育，已逐漸受到重視。一九七〇年代是日本婦女教育發展的擴充期，亦可稱之為社會參與的學習期。

五、綜合期

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婦女教育的發展趨勢，乃是為了讓女性的個性和能力做最大極限的發揮，因此增加對婦女的生涯各時期的學習機會，並且也配合婦女多樣化學習需求做調整。依據日本文部省「生涯教育事業調查」指出，一九八五度的民間所開的課程共有四萬一千個班次，受講人數有一三六萬人，而百分之七九·二的參加人員是女性。再者，除了政府和民間舉辦的社會教育之外，婦女團體的學習活動也是非常活潑的。至一九八七年止的婦女團體數屬城市規模的有三七一團體，而其屬下的小團體數有三萬七千個團體，會員數達八四八萬人。而婦女會館是日本婦女學習、交流活動的重要據點。在一九八九年

時全國共有一九五館（國立一館、公立一三九館、私立五五館）。日本除了婦女會館之外，公民館、圖書館、博物館等也都提供婦女學習的機會。由於日本社會教育設施到處林立，「無論誰」、「到處」、「隨時」都可選擇自己的學習需要去參與學習活動。日本文部省爲了推廣全民生涯教育的理念，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將社會教育局改組，擴充爲「生涯學習局」，促使「生涯學習」的觀念，深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使人人透過學習活動，能夠自我成長，以適應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並過著積極充實的人生。

自國際婦女年以來，日本對於婦女問題的研究與學習，日益重視。一九八五日本社會教育當局爲了改變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的觀念，開始強調婦女意識的學習。一九八六年所開設的婦人學級有三萬一千個，參加人數有一三八萬人，所有的學習內容的時間比率依次爲：1. 婦女問題、2. 職業生活、3. 市民生活、4. 興趣、5. 健康管理、6. 家庭的生活設計、7. 鄉土史、8. 消費者教育、9. 體育、10. 志願服務。婦女問題，女性史的學習比率排名第一，佔百分之二八·五。由於婦女問題學習機會的增多，婦女意識的覺醒，日漸普及，家庭從此不再是日本婦女人生的全部。反之，走出家庭熱中於社會參與、政治參與的婦女愈來愈多。在一九八六年起，婦女學習課程上又增加增進國際交流的項目，各地方自治體也辦理國際交流事業補助。因此，日本婦女學習外國語言，義務做日語老師，認識國際情勢，從事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日盛一日。國際交流事業的重視，促使日本婦女的心胸與視野更爲遼闊，因此日本婦女運動走向國際舞台也是指日可待。

最近數年，日本社會教育的實施，讓學習者擁有自主性，而非「由上而下」，一味地主導學習者的學習方向。其實施方法如下：

1. 企劃委員會方式：

「婦人學級」、「婦人大學」等開辦之時，常成立企劃委員會，由企劃委員會的委員來決定課程的性質，講師的人選等。學習會當天，還由這些企劃委員分別擔任司儀、記錄、招待等工作，結束後召開檢討會，並將學習記錄存檔，發表，以作日後活動參考。而列席的社會教育行政人員僅從旁加以指導而

已。透過此種學習方式，不但可激發婦女們的學習意願，且可培養婦女們對組織的營運能力。

2. 促成自主學習團體成立

在日本另有一些婦女的學習精神，極其旺盛。在某學習會結束之後，仍然自行組成自主學習團體，借用社會教育設施，做後續性的學習活動。自主學習團體的成立在日本已蔚爲風氣，而社會教育行政亦給予支援與協助這種學習的精神，可培養對事情的深刻認識。

3. 發行學習刊物

日本幾乎所有的學習活動，都會留下記錄，發行或大或小的學習刊物，有學習內容的摘要，有參加後的心得報告，不但可視爲寫作訓練，亦可培養思考能力。更可以藉其刊物從事學習活動的評估與交流的工作。以上三個婦女教育的實施方法，都能促使婦女透過學習活動，達到自我成長的目的。

日本婦女教育透過婦女政策與生涯教育政策的配合，使一九八〇年代婦女教育的發展進入綜合期，亦可稱之爲能力發揮的學習期。

戰後，日本婦女透過婦女教育的學習活動不斷的作自我成長；從民主意識的萌芽到婦女意識的覺醒、從家庭生活的科學化走向社會參與、從本國到國際化、由賢妻良母的主內角色到力爭兩性平等的自主女性角色，由家庭主婦一躍爲政治家等事例，皆可說明日本婦女透過婦女教育四十年來的長期推展，已見成效。日本社會黨女性黨魁土井多賀子女士，在今年一九八九年的日本的幾次選舉中，曾推出多位女性候選人參選，並且贏得漂亮的戰果，此舉更將日本婦女自覺意識，帶到了最高點，從此日本婦女不再是沉默的一羣，而且逐漸地展露其雄厚的政治參與力量。

以上可看出日本自戰後對婦女教育之投入極多，日本婦女對社會的貢獻已逐漸蔚爲一股大潮流，相信透過今後婦女教育的繼續推展，日本達成兩性平等互助的社會，將指日可待。反觀我國的婦女教育工作尚待開拓與重視，日本的經驗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借鏡。

（本文作者爲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